

# 心中有一粒种子

□周文博

父爱就像一粒种子，在我心中生根发芽。

记得那是我的11岁生日，一大早就给爸爸撒娇卖萌。“您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“小子，考我呢！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没忘！”爸爸笑着刮了刮我的鼻子。“我想吃您做的糖醋排骨！”我趁机要求。“好办！今天下班给你当厨师。”听了这允诺，我雀跃不已。

就这样，一整天我都在想着爸爸的糖醋排骨，好不容易挨到了下午放学，便飞一样往家赶。一进门，一股扑鼻的饭香迎面而来——妈妈、月嫂在厨房给我准备生日大餐呢！

妈妈做的是她的拿手菜鱼香肉丝。三成肥、七成瘦的猪肉被妈妈仔细地切丝、滑炒，出来的成品色泽红润、肉嫩质鲜，让人垂涎三尺。月嫂也不甘示弱。哥哥一边看手机菜谱，一边下锅翻炒。不多时，葱烧海参、汤爆双脆、萝卜丝地大虾等十几道菜就齐活了。此时，嫂子的糯米芝麻糕也大功告成。一桌美味让我眼花缭乱，就等爸爸的糖醋排骨了。可是，眼见菜都要凉了，爸爸还没回来。我焦急地给他打电话：“您怎么还不回来？您说过要给我做糖醋排骨，不能食言啊！”“放心吧儿子，一定给你做！下班后临时加开了一个会，马上就结束了。”

半小时后，爸爸风风火火地迈进家门。“抱歉我回来晚了！这就给你做糖醋排骨！”爸爸愧疚地对我说。“你买的排骨呢？”妈妈笑着问。“坏了！排骨在车里，我一着急忘拿上来了！”爸爸马上转身下楼，不一会儿拿回一个购物袋，里面装的正是买给我的排骨。

“等着尝爸爸的手艺！”说话间，爸爸已进了厨房，系上围裙。只见他先将排骨用清水煮熟，而后捞出来放在油锅里炸，最后将醋糖等调料放入锅中，待颜色是棕红色的时候关火。此时，香喷喷的糖醋排骨就做好了。一旁的我按捺不住馋虫的撩拨，迫不及待用筷子夹起一块放进嘴里。“爸爸做的排骨赶上酒店大厨的水平了！”我边吃边竖起大拇指。“你喜欢就好！”爸爸笑道。“开饭了！”妈妈叫月嫂上桌。

“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音乐响起，我的生日宴开始了。虽然除了糖醋排骨，其他菜都是二次热过的，但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，谈笑间幸福满满。

11岁生日宴温暖着我的成长路，它让我感受到了爸爸对我浓浓的关爱，让我学会了感恩和理解。这份爱就像一粒种子，在我心中生根发芽，幸福地成长。

## 征稿启事

为了向广大读者分享更多文学佳作，也为给热爱文学创作的朋友增添赏鉴和交流的平台，本报《逸文》版现面向广大作者征集优秀文稿作品。

征稿要求内容积极向上，文字富有真情实感，注重地域特色，随笔、诗歌、散文、小说连载等体裁不限，字数控制在1500字以内。所投稿件必须是本人原创，因稿件引发的纠纷，由作者自行承担。

如果您有打动人的故事，对美好生活的感悟，家长里短的趣事，请记录下来投稿给我们吧！投稿邮箱：410509596@qq.com



# 早春

□朱先贵

时间真是个调皮的孩子，趁人不注意，就翻越冬天的墙，跳进了春天的迷宫。顺着时光筑就的老墙，我在撒满鸡鸣狗吠的大地追寻春天的足迹，感受大自然律动的脉搏，倾听春天的心跳。

掀开窗帘，尽管室外温度很低，空气中甚至弥漫着一丝丝雪的味道，但时令已是早春。季节的接替从来都不会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，早春，柳芽尚未破枝，小草还在泥土中酣睡，气象万千的景象还朦胧着，没有斑斓的色彩安慰我们的视觉。然而，只是“春天”这个词，便已让人觉得心里暖和了不少。虽然寒风还在不时地侵袭，但已没有冬天里那样地料峭。春天来了，我们看到了明媚，触摸到了暖意。尽管早春是寒冷的，单调的，不易被察觉，来得不露声色，却是最可贵的。因为早春是孕育，是希望，所有的美丽都是从这里启程。

抢在季节前头的雨水，如急行军一般匆匆走过，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如牛毛，如花针，如春姑娘那柔柔的发丝……雨雾弥漫，雨珠串成一个大珠帘，如烟如云地笼罩一切；春雨绵绵，洒在树叶上，沙沙沙，像蚕宝宝在吞食桑叶……春雨又像万条银丝，飘落在屋檐上，屋檐落下一排水滴，像美丽的珠帘。春雨如甘露，无声无息地飘向大地，滋润着含苞

欲放的花蕾。

春风是一个染色匠，她技艺精湛、手法娴熟，描摹丹青把杨柳冬装的灰褐色一点点褪去，把枝条的腰身逐渐变得柔软，让芽苞一点点丰满，在人们不知不觉中，悄悄把鹅黄染上柳条，让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”的诗情画意淋漓尽致地演绎在二月的枝头。

新雨初霁的早晨，明净的阳光像小姑娘的脸庞，嫩嫩的，光滑又柔和；轻飘飘的雾幔披覆四野，微风拂动，袅袅娜娜，美轮美奂。

早春的阳光，洒在山涧，山涧的溪水奔出大山潺潺地流淌；早春的阳光，洒在丛林，丛林里那些不知名字的鸟儿，叽叽喳喳快活地冲向蓝天；早春的阳光，洒在田野，田野上漂浮着缕缕炊烟，葳蕤里蒸腾着希望；早春的阳光，洒在身上，暖暖的阳光涌向心田，激荡的梦想从这里启航。

行走在早春的旷野，没看见桃花的盛情绽放，没看见大片的绿意，也没看见孩子们的纸鸢在空中翱翔。冬日的萧瑟挥之不去，春日的暖阳还未正式抵达。但是阳光已经犁开泥土，播撒着正能量，生命正在萌发，万紫千红、风光无限的时刻就要来临。人们等待的，不仅仅是春色，更是无数的希望……

# 春来荠菜香

□刘乔兰

早春，乍暖还寒，正是到野外挑荠菜的最佳时机。这时的荠菜叶肥鲜嫩，吃在嘴里，慢慢咀嚼，舌尖上就会漾起醉人的清香。那香，是青青淡淡素净的香，于我而言，胜过任何一种蔬菜的香。每每闻及，记忆的闸门就会徐徐打开——在我少年时的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荠菜是我最爱的美味！

那时，我称荠菜为野菜，它生长在镇郊的野地里。围堤、河畔、树下、菜地，只要有泥土的地方，有它的种子，就有它的踪影。它的根，呈白色，约二三厘米长，且根系发达；它的叶，平铺在地上，因霜打雪凌缘故，呈深褐色，与泥土的颜色相近。立春一过，最早闻到春天气息的荠菜，立即摆脱寒冬的羁绊，起身呼呼地长出一簇簇娇嫩的叶片，展示出盎然生机，成了春天人们最早品尝到的大自然美味。过了早春二月，荠菜就开始抽茎、开花，不再鲜嫩。

少年的我，在早春荠菜正嫩时，常跟在奶奶后面，下田挖野菜。从饥荒年月走过来的奶奶，对野地里的草都能一一叫出名来；哪种能食用哪种不能，她更是了如指掌。是奶奶教我认识了许多种野菜。对荠菜的识辨，主要是通过观察叶片，它的叶片有好多种形状，如锯齿状、圆叶状等。我能独立采挑后，就让年迈的奶奶在家歇着，自己和胡同里要好的小姐妹一起下田挖荠菜，而我也自然而然成了大家的荠菜“老师”。

冬天，家里每日的豆腐汤、大白菜真

让我吃到腻烦，因此，我常吃上几口，就假装饱了，溜出去玩。由于太想吃点新鲜可口的蔬菜，春天一到，我就迫不及待下田挑荠菜，那新鲜碧绿的荠菜也就成了我家餐桌上的主角。妈妈偶尔会奢侈一下，买点肉剁碎，掺上切细、盐腌过的荠菜，给全家做顿荠菜饺子。还记得妈妈把下好的饺子端上桌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，不住地称赞“香，好吃”的场景，那是我家早春最温馨幸福的画面！那时我想，天天都能这样吃该多好啊！大多时候，荠菜还是被妈妈用来单炒或烧汤。荠菜的鲜嫩和清香，搅动了味蕾上的馋虫，我百吃不厌。

早春，镇郊的绿色田野里，村民们常会看到三四个穿花褂、扎着两只羊角辫的小镇姑娘，手臂挎着装有小铁锹的小竹篮，在田畴、坡地间出没、蹦跳。有时，她们会抬起头来，仰望着冒出嫩芽的树枝，学叽喳喳闹的小鸟的啼叫声，吓得鸟儿“扑棱”几下赶紧飞逃。树下，则会响起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。那中间，定会有一串会挑荠菜的调皮活泼的我……

多年后，家里的生活已富足有余，吃荠菜做成的各种美食已不再是奢望。我离开了小镇来到城市，荠菜也由野生演变为人工种植。

每年，早春二月，我总能从菜市场农妇的篮子里，寻觅到心仪的荠菜，那种外叶深褐色、内叶碧绿，生长在野地里，经过时光打磨过的野菜，我会与它的清香撞个满怀……

# 诗三首

## 诵读春天

□马志丁

我要大声诵读出来  
用最明亮的声音  
颂读对山川树木的赞美  
对万物复苏的沉醉  
我还要把春天诵读成三个音阶

第一个音阶  
我要表现对冬的感恩  
没有它的孕育  
春的筋骨不会强劲  
没有雪的浸润  
春的脸上不会闪耀明眸

第二个音阶  
我要把土地叫醒  
因为温暖的肌肤里  
藏着春牙牙学语的早餐  
解冻的河床中有春的玩伴  
粉面桃花们也开得灿烂

第三个音阶  
我要诵读对夏的渴望  
有了雷电和狂风骤雨  
才能演绎人生更为闪亮的火花  
有了江河的奔腾  
才能奏出气势如虹的合唱  
天高云阔，雄鹰才能翱翔

## 春之声

□肖东

在春天的夜里 卧听风吹雨  
风拨开了一片蓊郁的山林  
吹绿大地 江水于是变得更蓝

多少楼台发出春天的梦呓  
城中的桃李，已少烦忧  
枝头的红杏，小闹春意  
叫醒这个季节

无须去辨别，花开的声音  
只有春天最易在烟雨中  
给游子猝不及防打上思乡情结

## 迎春花

□贺红岩

美丽的迎春花  
宛如快乐的小姑娘  
臂弯上缀满黄灯笼  
最先走进春天

温暖的春风吹过  
把越来越多的黄灯笼点亮  
风中起舞迎春花  
是一道美丽的风景

远看迎春花摇曳在春风中  
仿佛一只只黄色的蝴蝶轻扇翅膀  
一簇簇迎春花绽放出一片黄  
宛若一块流动的黄丝绸  
锁定人们的眼光

迎春花只是开始  
转眼就有梨花白桃花红菜花黄  
迎春花守候在春天的路口  
亮起进入春天的灯盏

此时的人们  
迎来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